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七首

明中順大夫金華府知府漢浦周君墓誌銘

故金華守周君卒之明年四月而其二子廷棟廷楫以友人
俞允文所為狀來請銘其墓曰異日所藉手以報先子地下

者也余悲其意而不辭蓋歲癸卯余與周君寔同計吏偕又
六年余守尚書刑部郎而周君成進士來肆部政已授工部都
水主事又比舍飲相得甚懽也君癯若不勝衣而體氣高亮
師意自快於世亡所推讓嘗出榷稅荊州以寬簡稱歲額輒溢
歸而其大吏才之欲以重曹餌君君謝不顧罷曹輒從其一
二故人飲君好為詩余雖差少於君然其好詩甚君不以鄙
故時時有所倡和俊聲蔚然遷屯田員外郎會故楊忠愍公
繼盛論劾相嚴嵩嵩子世蕃坐忤旨不良死君為詩哭之

而又騎爭世蕃道世蕃聞益恚曰是郎何為者吾不識
之乃騎而爭吾道又哭吾讎屬吏部摘其細用京考下
遷武岡州同知州故有岷王頗橫君時假守一切推柱
後惠文繩之王不自懌稍稍戢然其莊事君甚於守尋
遷金華府同知郡有劇盜以其黨負嵎吏莫敢誰何君
所任市魁佯為闌入盜者盡得其虛實以告君行勒卒
習射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歲少侵臺議郡邑發儲粟
為賑君持不可曰民尚幸半菽即庾空而歲復大侵疇

繼者乃召巨室以好假貸貧民官為才其子息民兩便之立祠肖像以頌而是時御史街上命訪求異人所至苛擾君出而逆諸境曰郡僻小孝弟力田間有之即異人無以塞明詔御史愧為辭去滿三歲進同知為知府郡人忻忻以久有君為賀而君病厄意稍怠會復以試事爭御史婁劾之罷歸君夷然不屑曰御史私我者夫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今巾吾車歸矣乃稍稍治第舍買東禪寺傍地而池之種白蓮顏其圃曰東林居方外僧

與談楞嚴圓覺諸經而不盡竟其旨曰吾不貪為佛也
既嗜酒然以病故不令多進曰驅生而徇吾嗜不為也
詩簡遠精至有味求者則不應曰吾徇名而營思以吾
虛喪吾實不為也自度曲授童子合樂而奏之移聲入
破柱句諧節務窮要眇每謂童子若不憂周郎顧耶君
既簡酒斷內不忤物默合於養生之旨而好服餌瞑眩
藥竟觸疾以卒君諱後叔字脣昌別號漢浦考封主事
公慈妣徐安人皆蚤世君起孤童自奮受易歸先生有

光起家名二千石有田宅振其族而甲之赴急量施以
誼稱宗姻間可謂難能也已君始娶於鄒生子即廷棟
娶梁辰魚女繼娶於戴生子即廷楫娶張必紹女女一
歸顧占孚母婦皆以君故贈封安人子皆為太學生孫
男三紹甲廷棟出繼唐繼虞廷楫出葬某圩之新塋君
之先人有年百一十六者其次有九十者又三四人皆
稱隱君子君雖稍貴起而僅五十二以死可念也銘曰
以造物之所愛者君事財取而不盡之其意甚微而年

僅止於斯嗚呼噫嘻

承德郎太僕寺丞甌江張君墓誌銘

盖余十七而以諸生識有功濟上甫加余一歲也而丞
尚寶矣則又以比部郎從有功飲燕中甚懽而亡何有
功謫去又十年而余罷青州節有功時稍丞太僕僂行
訪余城西邸相與咨嗟嗚詫久之而報有功逝矣又十
五年而余入領太僕會有功之子汝紀上書得官乃以
狀來謁曰日先君子之葬也弗備禮矣以有待也今者

幸得公敢以誌若銘請夫世固有材如有功蚤貴而中
厄而又蚤夭也乃余稍次似之幸不死而亡以慰有功
地下者非夫也按狀有功姓張氏諱遜業別號甌江其
先自閩赤岨徙居永嘉之華蓋鄉凡五傳而至文忠公
孚敬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
言禮當肅皇帝意驟顯所建白施設至於今傳誦之天
子為更賜名若字贈曾祖傳寶祖敏父昇俱如文忠公
官公娶蔡夫人繼娶潘夫人有子遜志官中書舍人而

天置貳陳寔生君是時文忠公甫為學士也而上聞之
喜為齋羊酒賀君生四歲蔡夫人歿即知啼泣八歲以
恩入太學上舍日誦書數百言亡何文忠公滿二考改
太學生為中書舍人尋侍公疾歸永嘉文忠公卒而君
甫十五有奉當路指齟齬君家門者君弗為顧日治喪
禮天子方幸承天聞文忠公訃而悼之特賜太師予諡
所以優卹祭葬加備君奉文忠公命入朝謝因上所賜
文忠公璽書數百通白金印記若而枚天子歸自楚詔

進中書舍人尚寶丞俾歸候除服娶於吳乃履任滿三載封生母陳為太安人持節冊封荆王王始少而後賢之享餽加禮君悉謝弗受君固饒才其於詩歌擅宏麗又能縱筆為行草一時聲稱籍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聞則致之為長夜飲相嚴子世蕃亦好飲內莊忌君而外浮慕之君亦陽交驩而酒酣不能無語失又君所善錦衣經歷沈鍊者上書攻相嚴得罪下獄君索饋不廢百方為其帥居間而事稍解當流置上谷君鬻丙舍

為脫裝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也而衣食我雖而前是
寇入傳城下君慷慨談兵事給事中有薦君者以是得
紉袴忌而爭構君會滿考當遷為卿乃用大察鐫秩授
兩淮都轉運判官將發上忽下劄相嚴曰故張少師子
今何官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內愧君因謂其客為
我少留張君吾力能復之瑣闥君笑不顧曰彼豈以我
難遷客哉遂發轉運權鹽利至數先任者不能無乾沒
而君自矢為操益堅蹇卒坐法不能償且死君至頃索

而代之償所全活以十數嘗部輸而道遇劫問知為君
逡巡引去曰是廉吏安得贏貲也御史上其事當遷報
聞久之始入為南京光祿寺署正再上書乞休不許遷
判順天府未幾進今官君自去尚寶凡三為吏職所至
砥礪有聲人指相詫曰是貴公子何所從習之老吏豈
非天性哉而君嘗以課馬之大梁屬久旱為禱於神立
澍又嘗宿凶傳傳不能凶有息巫文於是人則謂君且
遠大矣而是時相嚴勢愈盛吳給事時來坐論其罪下

獄成君所以慰存有加世蕃愈益恚恨曰是尚衣食我
讎也方謀逐君而君以暴疾卒矣君之卒搢紳先生走
哭相唁而太保陸公炳為具棺少保楊公博為郵致喪
歸其誄贊歌頌凡數十百章至相謂曰嗚呼無天哉而
使張君夭而使張文忠之子夭也蓋年三十六云君見
若跡弛者而事其母潘夫人陳太安人夔夔齋栗其御
家人斬焉就規性好蓄書畫顧其弟中書舍人遜庸稍
長能別書畫即盡推與之曰吾今而後蓄有歸也當分

著君故謬為不解而取瘠者又其先宗族戚友之急甚於已以故索鮮美訾至歿而不能庀窆窆嗚呼以此而見先文忠之操亦可矣君所為詩有鳴玉集使郢集甌江集奪於酒不甚究然識者以為有梁陳開元風君配吳氏封安人丈夫子三汝綱光祿寺監事娶於周瑞金令鼎女次即汝紀入太學當有官娶於侯訓導潔女汝經國子生娶於葉良醫選女女二長適江西布政使侯一元子儒士任邦次適順天通判高旻子國子生師堯

孫男五國祥國禎國祐國某國祿孫女三墓在某所銘
曰

夫學始而棄汝於仕母乃非相君計乎久宦減仲產不
克窻窻以逝君所以揚相君至矣則君之末季人能君
忘而不能不君愧也噫嘻

明故承德郎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敬齋吳公墓
誌銘

予髫時每侍先中丞食間語鄉厚德長者必稱吳應祥

公吳應祥公云而吳公舉應天試時業已三十餘顧當
預計偕輒謝病十六年不肯往往輒捷南宮輒又謝病
歸又三年始以對策高第輒又以憂病歸歸又十餘年
謁選得禮部精膳主事不三月輒又乞南為主客主事
亡何又以病乞休尋卒卒十餘年而門人張教諭櫟為
之傳其甥鄉進士今黃令朱邦臣為之狀又十餘年提
學胡御史植旌而祠之學宮又十五年其遺孤訥以狀
與傳來乞予銘嗚呼公難進易退之節固卓卓若是至

其所以閤然而章久而益有合以不朽天之陰施於厚
德長者何緩而深也夫子焉能文以先中丞之教蓋愴
然悲焉雖然予又焉能辭公銘按狀吳公諱鷹字應祥其
居曰敬齋學者因稱之敬齋先生先世家崑山茜涇後
割崑山之屬曰太倉州遂為太倉人曾祖英祖茂父贈
君源咸負隱德不仕公生而神氣秀頴十歲善屬辭然
雅已恂恂不好弄弱冠則從先大王父司馬公游司馬
公以易名東南下帷諸生恒數十百人顧獨愛重公悉

索中書授之公亦矻矻不怠至異日教授他諸生每發
弓輒曰此某所得之師司馬公者也公既繇易薦有司
諸生愈嚮慕之所以事公如司馬公公抗顏為諸生剖
析疑義探索要眇語人人得所欲去先後成進士者亦
六七輩而公每當試逡巡弗肯行或中道托故返最後
兄鳳強之與偕往試即取上第亡何竟歸矣公之謁選
吏部也同年桂文襄公萼時為部尚書下堂握手懽劇
曰安所從得吳公乎公雖倦勉為我縻一官每退食未

嘗不召公宴坐語公時時有裨桂公其語祕弗傳然公
竟不自得移告留省同舍郎鄒先生守益亦公同年也
鄒先生為陽明先生之學公暇與之下上已惕然起曰
武公九十而箴以自警余獨非夫哉鄒先生錄其與公
往還語載題名記中公舉進士固已久而田產不加贏
稼屋不庇風雨躬耒耜自給間有所過從閭黨為盛饌
要之却去弗食進脫粟少鮭菜乃喜曰是可繼也邵使
者暨有司念公貧意移事就公居間請為壽公驚曰吾

乃操使者有司權乎即不肖不能力田畝而家於官哉
固謝弗肯當公出必徒步從一童子或時手袍帶行斤
斤如也道遇田叟小孺揖遜唯謹嘗詣州州例給輿從
公側坐輿殊不寧還顧見後青衣騶塞道大恐却之念
以書生驟侈乃爾至移日不食其為長者如此公淳至
天性事其父贈君及繼母殷安人以孝聞家故所遺田
悉讓其兄若弟獨身廢著出以故至沒貧不能事窀穸
公之卒以嘉靖庚寅春秋六十有四配王安人即先司

馬公族子婉嫔有女操公安之先二年卒子男四長諫
娶陸氏次讓娶沈氏次謹未娶訥最幼娶王氏女三長
適曹承先次適州學生顧樟次適思州守毛希原孫男
三女孫一後公數年相繼卒獨訥及其一子存世貞曰
吳公殆深易者也孝廟時賢士大夫顯顯待御矣於易
泰也吳公之抑而弗出也為其少也量已也正德間閭
武代柄於易明夷矣公可無出也文襄之當軸也其
時幾孝廟矣公豈耄倦游耶禮之革故也士之鼎新也

嘻亦幾微矣故曰吳公殆深易者也先中丞又嘗言今天下稱長者則無踰故太宰朱恭靖公吳公位少卑又年壽未至即淳德懿行奚愧焉天下知朱公乃不知吳公是宜銘銘曰

昔在漢興剪黜嫺飾而崇長者東陽萬石長者之德如璞未剔長者之澤如被霖霖家無選行國靡浮績淳風泐然元氣恒溢後千百年粵有遺德恂恂朱公吳寔其匹沒而祭社以貽來則松杉鬱芊吳公之室我銘其幽

過者必式

西華令前奉議大夫同知建寧府陶公墓誌銘

友人俞仲蔚以西華令狀來蓋亟稱令賢云而令自罷官至是可十餘歲其年七十五矣不佞故嘗習令老而躍馬健七箸談說世事風角地理疊疊不倦時輔以養生主言謂令可不即死無何令出飲張貢士為酒糺糺傾其一坐已復宿留前水部郎張公所令與客及張公三人俱七十五語甚洽頃忽若不懌者隱几而卧喉喀

喀然客大驚呼之不應亟昇至藥之竟不醒邑士人驚
相謂西華令長者而健胡以死乃竟死矣西華令者陶
翁文淵也字靜甫其先世為晉靖節處士及唐而有諱
崑者負經世才自廢與客孟雲卿焦遂舟江湖間南諸
侯爭致之不得後老於崑之澱湖其子孫家焉再遷於
千墩遂為千墩人而陶翁之父諱繡者娶於于有丈夫
子八人翁其次仲也少敏惠工屬文以易補崑博士弟
子稍進太學薦順天試高第自是陶翁名籍籍動諸生

從游者甚衆陶翁讀大學而歎曰先君子字我以靜甫而吾膠膠乎擾擾乎內不能當外夫非定則何以靜哉扁其居曰定齋諸生遂稱之曰定齋先生陶翁八上春官不第謁吏部選文工甚尚書覽而異之擢為第一官南京工部司務陶翁至而部解圮當葺為直三千金裁之至九百金復當脩京城部復下陶翁計其費減吏估至數倍陶翁之為司務八年所減省費率以萬計尚書雅器之所任非翁弗稱而吏不勝其覈以事中陶翁出

為興化檢校會郡闕守御史檄陶翁攝守時倅固在也
陶翁遂巡謝不可乃日坐堂皇理郡事退而奉倅唯謹
無何遷連城令時方有海寇陶翁繕城堡厲兵寬徭稱
完邑邑中吏民愛而祠之以能高遷同知建寧府事它
御史顧謂陶翁弱不稱令調西華陶翁至西華大水薄
城且壞陶翁晝夜睥睨間呼曰天乎民何罪令請得自
沈以謝已水退城得不壞諸公偉其狀相率為移褒西
華令積最當遷而陶翁則已倦仰天歎曰令幸不愧民

然旅進退蹶躅風塵間獨不愧吾先為彭澤者耶遂拂
衣歸陶翁有田千墩旁時時割其腴田贍宗族姻黨歲
以為常有竊而他售者陶翁笑弗較曰吾第虞餘畝不
任割耳客質田陶翁已盡償其直矣後其子若孫貧翁
復召而三償之不令其家知也伯兄病篤陶翁為治棺
於蕪湖得之舟人以風請少須翁泣曰病者能須我也
耶翼兩木舟中流風大作檣折賴兩木翼而免其篤弟
惇誼先人之急乃爾陶翁卒以隆慶丁卯十一月八日

故不為家卒至無以殮娶徐孺人有子俱不育子兄之
予子才太學生亦先卒娶王氏繼黃氏孫男二成功太
倉州諸生娶徐氏成鳳娶張氏曾孫男一質女一側出
配周湯孫女四配陳彥禎王世望王振宗王某曾孫女
一字毛某一尚幼仲蔚謂陶翁材高宜上第不第為吏
而能宜貴數躋以令止長者宜豐後乃不有子習養生
家言宜大壽壽七十五以死嗚呼仲蔚名能稱惜陶翁
者矣其習陶翁則莫若某繼之銘銘曰

是唯西華令之所返真以令免而貧庶幾哉彭澤令之裔人

明文林郎四川重慶府推官南濱康君墓誌銘

康君諱學詩字伯正其先為浙西昌甲族有文俊者以避寇徙華亭遂家焉四傳而為慎齋君泰則君父也娶於王寔生君君少而穎爽工屬文初以病心覩父欲棄之賈其姊夫賈生強諫迺不果既父歿而家益落叔兄某復欲棄君賈賈生復強諫乃已遂授經里中為郡諸

生以春秋舉鄉試數上春官不第至癸丑當第乃與其
儕俱用嫌斥君自恨詫曰吾豈有所不足於第耶且夫
一第遂至束人老死謁吏部選得饒州府推官君至饒
遂以明恕稱而郡豪吳陽與弋陽豪讎鬪死者各數十
人案十餘歲不決臺檄君及倅王某會讞之倅遂巡不
敢往至以罷去而後代者為弋陽徐令浦浦心欲右弋
陽民公知之至讞而二姓各具甲以從曰是行也枉必
死之君顧令浦曰無分民也察其情不甚懸而鬪死者

敵遂歸獄於死者而末減豪使從贖論咸叩頭懽呼散去就農曰微康君吾曹寧復知生人業耶君又白趙二生寃而擿三十誣者即監司莫能難也諸臺使獎褒婁下且遷矣而以案覈宗室為所中調蜀之重慶君以蜀險遠雅不欲往而聞其山水佳久之乃成行其治如饒亡害嘗受檄案逆賊吳思義黨君間行務探得其驚悉置之理時西寇薩茂侵我土司臺屬君議發兵餉以助或謂夷自相攻耳勿助便公曰不然土司固夷我藩也

而棄之寇我且自為藩且爾何以令他土司因復上便
宜數事皆報許公又署瀘州州事一切治辦嘗苦旱公
跣而禱神雨澍應公之佐重慶更巡撫者三採木侍郎
者二咸有薦吏部第最復當遷矣而竟用持法失分巡
僉事意構之臺以論罷公笑曰吾再更佐大郡縱厪厪
乏善狀乃再以一毀而勝十譽若承蜩然則豈非天哉
頗買田宅郭外築圃舍傍有卉石亭榭之屬觴咏其間
甚適也好讀書於天文醫筮脩煉諸家言俱有所著解

其所為詩歌及縱筆作署書要俱以自愉志而已不責
名翰墨間時時從諸老先生社游及為酒酒極豐乃其
自奉則一算器食以故竟老無家指累君為人敦睦寬
然長者然中實耿介與之談久輒益辨素強鮮疾其視
履食肉不減少壯時壬申春月忽欲游吳中諸山飲天
池支硎間甚懽俄得疾遂卒春秋七十有四娶於杜繼
娶顧皆有婦德最後娶於干始舉二子長時萬娶於張
有子一尚幼次時億聘於宋女長適莫是夔次適郡諸

生錢有光杜出也次適顧文階顧出也次適張漢臣干
出也其墓葬於五潮涇南與杜顧合而虛其右君起孤
貧書生自奮起兩佐大郡晚而有子有家且以壽終疑
若無所憾者然學而優可以第政而最可以遷彊無疾
可百歲而竟阻未酬豈天不欲君盡其餘以待為後者
耶吾有妹歸於張天其孤女實歸時萬吾故悉君而采
茂才賈子某之狀以為誌若銘曰

氏而康兮歸而土康兮以而子孫康兮

明故文林郎歸化縣知縣二山章公墓誌銘

嘉靖辛酉秋九月故歸化令章公卒於官邑父老相率
哭公哀為祠祀於學宮之傍而哀其壯者護喪與妻子
歸久之其孤衡乃泣持公甥錢君德徵之狀來請銘章
公故游於先司馬公余亦辱從公游甚懼余父子後先
成進士射策俱推稱章公而公竟不第僅得一令以死
嗚呼夫余則安忍辭哉按狀公諱宗實字若虛其先閩
人至宋丞相德象徙樂清丞相後曰興達再徙常熟因

家馬數傳而至侍御公珪公之曾大父也侍御有四子
次第通朝籍以顯曰國子助教儀曰廣西叅議表曰大
理卿格曰副都御史律大理公最賢有聲於公為王父
一子曰採釣翁注嘗起家衛千戶俄棄不顧採釣翁贅
於楊氏未有子以兄子永州公榮為後後復取張氏始
生公公生五歲則採釣翁捐館舍自其少時雅已朗出
有通奇之譽讀書過目輒誦十歲能屬文十四補博士
弟子負亡何提學章御史衮按部試公御史雅守經義

而公少年不能帖帖於其師說獨以意造縱橫累千言
御史讀竟大奇之曰生小蹶千里駒也自是他御史試
輒居高等至庚子遂薦於應天而永州公以單令考最
當封採釣翁顧封其生父母曰若勉之有王父秩在一
令固不足溷乃考也公志益銳文日益高然數試禮部
輒數北一時薦紳青襟譁然為公不平而公亦且倦程
式業矣己未春當計偕張太孺人謂曰吾旦夕地下竟
不能持升斗及我乎公受教乃就吏部選汀州歸化令

歸化在萬山中其民椎而獷前令歲審役即重閉為衛
謝不見客民亦往往推瓦礫叩門呼許公悉徹去令民
大小得以情請公徐為平亭而遣之畢事無譴者邑有
公使厨傳取辦里甲市小猾得以緩急持之昂物價至
數倍乃與公第令里甲計費輸官官為市物歸其贏一
時稱便遂行之諸比邑焉公又嘗損餘俸及嘉肺之美
緡飭學宮新講堂暇則褰衣延諸生談說經義彬彬甚
都矣而會廣大盜數千突攻邑公倡吏士日夜乘城守

前是邑門為木寨以固旁無濠公過之曰是不可攝齊
上乎趣甃甃門上立敵樓四周浚濠使民得漁之甫畢
賊果至堅不可下城人饑且內潰公出橐中裝散使賑
之以先諸豪乃肯稍稍相給賊既退父老數輩齎金帛
詣公告償公謝曰幸賴公等子弟僇力為令守令念無
以犒士為父母羞何自費公等償乎卒不受辛酉春廣
盜復大起所過城邑脅軍資累千金乃肯退公獨持不
與相拒凡七閱月賊知不可動第為書射城中以去盛

稱令賢彊為令故完邑不者屠矣賊退疫大作公亦以勞故沾疾且革謂其家人曰死生命耳吾不負邑吾獨負永州公言即死何以見先人地下哉語畢而逝距其生正德辛未年僅五十有一配陸氏生子一即衡太學生娶於譚女長適郎德徵邑庠生次適予弟進士世懋次字張希詠次字張厚德以癸亥十一月初十日葬于虞山之北麓頂山之原王子曰吾往與章公交得公之情矣未悉其令時事也及讀錢君狀悉其事矣乃於情

有未竟焉何哉夫章公粹而坦洞見底裏人也驟接之
無修貌徐徵之無改辭卒而厚之不色喜卒而薄之不
色怒視臧獲如嬰兒貴賤若一室語可市也此豈可與
世之厚城府茅塞岐逕者道耶吾從章公長安時吳給
事宗吏部者吾友也邂逅章公以齒坐上坐飲便大懽
噱而呼吳戲取己冠冠章公竟酒忘易章公之偕二人
飲於吾者再乎遂不復報刺刺名姓且漫滅曰足疲不
任謁奈何都督朱公延為兄子師數日謝不肯復往與

章公友者易與之腹而難其濶略然精勵於令若此銘

曰

坦坦章公簡靖自遠達心無累髻而業成毫翰所抵千人
皆廢公車數上蔚然其策而困一第出宰巖邑循物率
素毋以師吏有莽伏戎令為身捍卒死勤事魄藏於吳
神游於閩赫赫厥祀是曰賢侯逝者靡憾銘者不愧

文林郎浙江紹興府新昌縣知縣曹君暨配王孺
人墓誌銘

余故侍曹翁里居而其自尚書郎使歸則益近曹翁云
曹翁故大父行也而婦吾王氏姊得稱內兄弟曹翁為
人長七尺餘龐眉鬚髮盡白顧盼偉如居恒杜門間出
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兒肩輿來輒走避市舍須過乃
復出而其於鄉黨會用齒推為祭酒曹翁攝齋坐上坐
顧其客皆貴然亡所孫而間於末坐少年非是折之苦
為面赤或目曹翁是不從輿中來人耶翁笑曰徒者避
輿者當而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鄉黨乃益嚴重翁然

會亦益稀而曹翁自廢久毋論里人不知其故為令即
曹翁亦忘之而一日御史干旄過曹翁里脩刺入謁曹
翁問而知其為新昌呂光洵也坐定呂君自通其父故
邑豪曹翁嘗扶之市以懲翁意不自得呂君乃言微翁
吾父不克戒以終為長者且去吾邑十餘年而德翁如
一日為竟夕談乃去而又一日客有長洲令俞時及入
謁再拜伏而泣已起居若家人禮問之則故御史集子
亦新昌人也御史集使還里暴卒而曹翁悉為解裝以

發出時及牀下而撫之時時食縣署如父子時及且曰
翁去吾邑二十年而德翁如一日夫寧獨時及也未幾
而郡守林懋舉復來脩禮如俞林公故曹翁為懷安教
諭時弟子也是三公者去而曹翁毋所報謝人或謂翁
即一言可以席三君子而有家曹翁笑不答蓋自脩脯
外稍具伏臘費而已三公亦後先謂人吾至今尚莊曹
翁不敢以它事請也蓋曹翁少居貧則已自立其贅於
時氏且壯而讀書數奇僚壻王生已為公車士矣婦母

張媼薄曹翁不以為壻數曹翁突烟冷即併日食然不從張媼乞釜焦張稍悔割田若干畝以遺翁曰禾熟可歲也曹翁謝不顧去為里塾師自給當是時父將仕公已歿獨母丁在曹翁業三十矣而始補邑博士弟子家去邑百里而遙朔望徒步學官旦受課夕歸風雨寒暑無間也尋試於御史高等且廩以讓其友貧者支生遂領鄉薦北上抵安德警於盜同行一越人墜蹇驢不能上公以已騎易之而徐乘蹇驢殿卒以其人免曹翁凡

再試南宮再不第乃歎曰母老矣吾終不以一第而緩
吾母養就署學官得福建之建陽訓導滿三載而遷教
諭是為懷安曹翁集諸生之憂餒者得百人為大釜鬻
貯粥糜魚羹以食之而身責課文義以士行相規切傲弗
逞者鳴鼓聲其罪亡論諸生均稱為諸生師者視曹翁
嚴父兄也翁所造有馬司徒森如林守而顯者又數人
時邵康僖公銳視學政獨賢曹翁至舉以風七閩而又
六載始得令為新昌曹翁之為新昌也洞坦不設鈎距

諸來訟者取片語而決或扶之至十輒罷使就舍曰休矣逐而婦耕織矣間適一二訟師斥之境外而是時民貧苦重索嫁多弗舉女曹翁乃以謀於士大夫為嫁程若嫁厚者取婦而青索裝者產棄女者以次第受法曹翁欲築長堤扞溪水而其黠始且揶揄曰是安能家走一胥耶比曹翁行隄所而吏民亡弗從者曹翁手一最重石肩筐土而曰視吾力所任而準辰而至酉而罷亦以吾為準蓋不易月而隄成雖其黠亦愧服相率祠曹

翁矣曹翁之為新昌九載其俗幾變即衽席間有閨語
相戒曰毋溷邑大夫耳比滿當得代邑人之有女者以
千數攜而送曹翁且指謂曰此而父也邑當台處孔道
曹翁獨不事厨傳曰奈何疲民以取譽以故鮮賓客聲
而獨仙居應司寇大猷為吏部郎稱曹翁嚴不苛辦不
擾察不細莫不飾挫不折峻不激成不怠困不求為循
吏第一曹翁當之部考最而母丁已八十六矣當發忽
大歎咤曰吾雖宦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倍母也取部

符篋之亡何母丁卒終喪遂不復仕新昌人聞而立碑以頌德其九載中臺使者薦書亦婁上而吳陸太宰其鄉人或謂曹翁不能捐咫尺之書以贄乎不答而太宰後坐法戍而道新昌乃執翁手曰甚愧見公何自不一聞問乎亦不答曹翁絕不喜言其令時事所為稱令事者獨新昌士民而其鄉父老亦恠謂曹翁仕宦後先十八載而廬產無所增益意其廉而疑其木強少文州守鄉飲禮曹翁大賓逡巡辭弗應曰此禮國家所以優賢

者某何人也而敢干之曹翁初贅於時而時氏卒有子
曰承先繼施有子曰奉先凡三娶而始為吾王氏姊有
三子曰敬先愛先昌先王孺人之歸曹翁也實從之懷
安則脯醢漿酒之類以共諸博士過從亡弗給矣曹翁
之為新昌也官事不入內家事不出外得以專精於公
間一休沐孺人抱兒迎勞苦翁曰所治獄幾何毋貽兒
業也孺人歸曹而稱為子者二其長婦家貴也而又故
女弟差齒嗟啐不肯下孺人如弗聞也而字且禮之所

撫二兒及婦逾於已子至當折產悉推弗居曰幸事翁
有三男女於十指生活耳曹翁之歿而王孺人撫其子
昌先也蓋又十八年未嘗一日廢女紅也性好施予中
表從假貸不能問子錢併母錢匿之亦不悔簪珥衣裙
之類恒與質家共矣曹翁名祥字世奇別號茆菴得年
八十一王孺人七十六以卒當王孺人卒時獨其子昌
先侍昌先材高為諸生棄之習古文詞任俠自喜既欲
改葬曹翁而以狀請於余曰惟先子之治命得還骨先

壠幸毋以誌銘溷乃公諸為誌銘者皆諛骨者也雖然
今天下可以寄不朽唯吾子而其不善諛亦唯吾子敢
以請余乃曰嗟夫世所褒嘉循吏者以聲舉耳不然有
一曹翁而遺之夫曹翁能行罰而使其人不怨為德而
身忘之此皆近於古之道也夫三君子不憚先身以從
曹翁於委巷固欲有以報也然挾千金之力而不敢吐
彼其所信於曹翁者深也曹翁之為循吏沒齒而不斬
人知至欲廢誌銘賢者之不斬人知己耳何至欲廢誌

銘嗚呼諛墓之為辭有餘思矣余既已感曹翁志而欲
續史未就何可以失曹翁夫婦是宜誌復銘之曰

是為吏賢而毋近名為婦而成夫賢而不以令稱其卒
以嘉隆而生以成弘為其間人而識者以為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耶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九

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張 塤

謄錄監生_臣程 澍

其喪踰四月而遷晉臬歸里又三月而其子文果以治命請
曰不肖敢為逝者微惠一言謝不敏則又曰唯先子之獲幸公
也最晚而最心念之曰是公吾所創見也既易箚語不肖曰
吾目待王公銘而瞑余聞而悲之按狀君諱獻忠字伯臣其
先世有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焉七傳而為君父
某公娶某孺人寔生君君神識茂暢性操并介自其髫髻時雅
已慕竹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即傾其作者補博士弟子試
諸生間褒然為舉首久之薦應天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七首

文林郎知奉化縣事貞憲徐先生墓誌銘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寓公前奉化令長谷徐君捐館
舍春秋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以左叅政部吳興稍為經紀

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為搜獵裨官百氏外家之語逸壁
斷戟摩削亡昏旦農圃醫卜支離覆逆音聲人仗往往
精探其所繇造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為詩自建
安以下至大厯鮮有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貞
徽之際而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財東京
然至於論說興革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
故推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視君為丈人行其揚扆風
雅下上今昔耳語膝坐忘其為吾汝也君去禮部為吏

部選人當得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先生為君謝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溷徐先生竟得浙之奉化以去奉化夷巖而城蛇虺雜居民俗陋而好訟君不為斤斤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蠲役防水務有以衽席其長老稍推美田學官為膏粥費興禮揖遜彬彬如也君所為植培務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飾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道彭城

有監司者以一籠筴授君致之京君佯為不悟抵京以一籠筴報亡何君坐殿罷矣前君為諸生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手曰吾三世不益丁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也君拜受教則日夜偕所厚為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之福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嘉既罷則斥置墓田傍構丙舍為終老計不竟稱華亭人矣五柳雙桐偃蹇枝門踈櫺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之器葛巾羽氅徜徉其間客

至則留小飲聽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
樵青於茗雪菰蘆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
司寇顧公諸大老為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
斯社君不峻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晷肆於
九經作春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分
節受鑰伯陽以破玄局作泰同契亥步心測璞算神啟
作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攷徇知郡將薰酬
山靈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聲旁極正變作樂府原唐

詩品朱邑既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雜著詩文
又數十卷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方內而博探外
典遐想冲舉每自謂刀圭投咽羽翰立張投金示報揖
洪涯浮丘於玉京之上葛稚川陶隱居而下所不論也
竟以訪道不諧邑邑成疾委蛻之際神識了然豈所謂
大道隔塵報身斯驗者耶君孝友天至內行淳備性不
能畫而貌其吏部府君遺像如生某孺人病革欲有語
不得君跽請曰毋以仲季產未立耶趣推已所授遺之

且割橐中之半而後喜可知也呼仲季來微而兄我不
安死矣君娶陸氏別室呂氏生四子為文榦文核文果
文榘女六孫男某葬九霞山之陽去其父墓若干里按
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不佞竊用二陶處
士故事誌其大者以為之謚曰貞憲先生且為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令乎四明而終乎吳興清白守節博聞
多能曰憲且貞請以易而名庶幾稱為寓公為鄉先生
故文林郎知長汀縣事東涯金公墓誌銘

余讀仲蔚狀長汀公事而竊有慨也縣官之繩士於格也若束濕然即薄尉一困之靡由顯已長汀公起家邑簿亡已而遂丞遂至令何難格也夫長汀公可不謂賢乎自長汀公一至令而諸子伯叔兄弟婁起幕藩閭佐州邑而顯者數人即不能如長汀公要之其所慕效優於格也不賢而能之乎始長汀公為諸生久次而升上舍其業文烏奕革行可以第矣而竟弗第也一旦自詫嗟曰邑邑久滯筆硯間男子得一命足逞耳謁吏部選為

歸安簿簿職誰何而部刺史才簿檄攝縣賦賦弊故蝟起而姦胥度攝尉是無難我也悉按得姦狀立寘之法屬歲侵公約其下田出產以質而寬其賦期以須穰歲尋穰下田爭出賦亡後者更用最遷餘姚丞餘姚稱巖邑其胥吏猾而民囂訟然攝公鈞距法相戒亡犯也至為謠曰鈞奇不讎避金鈞公稍稍劑以寬優設學校卹孤者造請賢士大夫不廢禮公之一再為丞尉皆能佐其令以稱職舉又後先近其家損家廩以帑部刺史賢

而數旌之士民為立碑頌德超拜長汀令到官數月尤稱一切治辦然公意有所不足曰去令以上何官乎四上書移疾歸而治園圃鑿池種竹悠然自得也慕陶隱居為岡而松其上施檐楹以含貯朝夕霽聽風聲移時而樂之為署曰翠濤居戒其五子若孫曰吾不能如陸大夫千金橐中裝五分之而僕僕車馬酒食過從也吾有先人饘粥之業遺汝汝自食力以其美共我公故白哲而與其伯縣丞公章季同知公夏俱髯也已而公之

諸子俱髯歲時伏臘上壽冠珮雍容是都出入鄉里目屬之公年且八十而游嫠之齊雲黃山以其子從又明年汎大江登九華擘芙蓉之秀慨然慕李太白王伯安之為人還游小孤歷浮玉往返可四千餘里至洞庭錢湖諸山水几席間物耳公之縱游竒深遇者恠而以為物且僊曰彼髯盡白矣而顏渥丹諸髯輔之胡為也耶公之嘗為餘姚其人多至大吏治吳按部謁公里居問遺不絕然公益自秘無所干請州舉鄉飲聘公為大賓

公素強少疾晚而食履視聽不衰舒緩靜雅不厲人以
聲色其步武上覲檐而下顧履慎於攝生蓋天性也年
八十四乃病劇而卧者三月餘猶甘七箸久之始卒公
諱韶姓金氏字子善故以長汀令終其鄉人尊而稱之
曰東涯先生其先崑山惠安鄉人分崑山為太倉州遂
為州人曾大父實大王父罄王父坪以同知夏貴贈為
中兵馬副指揮母孫封孺人娶王氏前卒有丈夫子五
人允孚福建布政司理問娶於顧再娶於朱為鄉進士

銓女允升蒲圻丞娶於周為左叅政在女允明大寧都
司斷事娶於毛為思州守希原女再娶於周允清國子
生娶於張為封刑部主事印女允和側室出聘於邵女
四歸諸生虞典趙檀太學生龔汲大理寺副劉大武諸
孫履謙履巽履豫履萃履亨履道履通履遇履進履選
履達履觀履謙再試武舉而履觀為州諸生餘尚幼女
九人曾孫男五權柄棟楫梓以卒之明年正月廿二日
葬摩羅涇之西新塋盖公有丘嫂老而貧公廩之至塲

而為調棺殮族孤孫鼎為娶婦經紀其家以有成立嫁
虞典者廢而亡子以節著公為之置子而割產以贍所
謂歸而好行其德於鄉者也蓋公之婦王孺人卒屬銘
於先大夫不佞實具草焉今何能辭銘曰

女三其政於邑兮奮而便退而政於家兮肅以閑富好
行其德兮以永年居兮橋梓之芊然歸兮松柏之卷然
于慙于慙兮洵美且駢福有五兮女庶幾其全者耶

明徵仕郎睢州判官約齋錢君墓誌銘

錢君諱培枝字子充自其為諸生時以博浹於文稱而毋當於志因自號約齋以警云而約齋君世為崑山支巷里人曾大父某治儒為某郡教授大父某始徙治醫至父某而醫益高能立起人痼世所稱春林先生者也有丈夫子二其長旗手衛經歷培志與君俱業儒培志不廢醫而君獨以儒顯君為諸生嘗受經里人吳中英數試有司甲等然至省試輒不利久之當謁選吏部意若不欲行者春林公故亡恙也曰吾老矣強而待汝一

官尚奚戀耶君乃之吏部試高第得山西解州解故多
鹽利賈人子日伺吏欲幾中之君持文法亡害侶侶不
見欲頃之攝守篆一切辦治聶德政者殺人事連張守
政御史欲併坐守政死君執弗可曰德政自殺人耳柰
何復以一生者抵一死者御史為訕俄而河東地大震
夜中蕩解宇且盡獄暴火大小囚數十百驚闌出君起
令毋救火而環吏卒與囚四周使拊火曰是寒可御也
且可以無逸囚比明卒無宅君乃發藏穀煮粥食饑者

元錢布飭里甲俾有無相通以調棺殮分布練士捕治鄉落不逞餘以次招來之凡六晝夜乃定監司念州變重遣一指揮來協守指揮武人也多所干撻君為白監司曰公將以安吾州耶抑擾之也安之奈何益此弁為即判不肖敢以百口任州監司愧為還指揮君之判解州與攝州無幾而旌異累下矣尋丁春林公憂歸服除補判睢州睢枕河而州君以春秋行隄白服雜吏民中寒暑晝夜靡間河以亡決嘗一署鹿邑鹿邑人稱之郡

倅行部而挾重者風君有所賕餉君佯不悟曰邑無餉倅故事也凡三載遷慶王審理正君顧謂其子德徵曰乃公倦游歸矣向者解之變起吾與家瀕死者且數而卒數以家免豈非天幸耶天幸不可婁得移文兩臺歸浮沉里社可十載而以老病捐館蓋春秋七十有三矣配朱氏先君八年卒丈夫子二德徵邑諸生娶於章繼吳再繼張德徽太學生娶於顧女二適陸允升太學生王調鼎孫男三承武太學生娶於趙承文聘於柴一尚

幼孫女四長字支如霜而卒次適朱禹臣朱名佐次字
王某歷城令王君之狀云爾德徵輩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君於某地而介狀問銘於不佞不佞既讀歎曰士
當居平時胡可一二槩見哉錢君老儒長者耳一旦攝
解解變起呼不教之民而飭之上櫛下沐澤與法浹州若
堅礪且夫環解而邑者六而幾六失守也始遂稱甲乙
馬士果可以居平一二槩見哉余故熟錢君出入里中
偃僂以趨過非齒亦不加貌色益務為敦謹廉取儉予

斤斤秋毫不爽其所名齋而約者意止此爾然亦可以銘矣銘曰

以汝不習吏耶判解與睢何伉爽便治也以汝材負氣耶歸而里居何退讓君子也恭儉為政以起中貲其子息之彬彬書詩錢君之歸茲藏也宜

明故迪功郎浙江金華府蘭溪縣丞史君墓誌銘
史之先以官為氏至漢而益貴有魯相晨者其後人以功封溧陽侯始居江南元至正中君五世祖某避由長

興徙居長洲遂為長洲人再舉賢良不就賢良公生通
一通一生綜綜生順贈監察御史贈公生鑑舉進士為
御史諤諤廷諍出守河間以讒罷有丈夫子五人君其
季也生而短小穎秀動止文弱不佞大王父司馬公見
而奇之以季歸焉是為吾姑而是時君甫十六名能屬
文由博士弟子補太學諸生然試輒不利而御史公卒
諸兄皆析箸獨君之母陳夫人在君所以奉養百方調
聲色而進之戶不聞履屐聲者三十年一日也君所為

恭謹自天植即崇弁鯢齒見君恂恂退遜以為有所攝
或謬遜之及其鈞禮少賤無二矣諸所為不義涉君者
避焉若免其涉它人不義者掩耳若不聞也人有德於
君即一飯沒身不忘君所德於人唯畏人知之生平不
為鄰亦不修人之鄰以至於善惡是非則心通特不以
非與惡挂齒羣不逞少年見以為易上而狎之君不為
校久而未嘗不下君之厚也過君厚者初亦疑其跡久
而未嘗不信君之裏也君於內行脩備事其諸兄尤謹

至閨闥間不以情色接吾姑臧獲大小有過未嘗輕呵
撻曰彼亦人子也以故君忠信篤至擅吳中人稱至或
舉之勵其俗云而晚節家益薄由吏部選人授鴻臚司
儀署序班蓋先御史大夫治薊遼兵稍資給之君於官
益務為恭謹五鼓未見火城一交牀徙倚長安門外迫
暝不辨色羸馬蹙蹙歸自大鴻臚所其於引見外藩官
吏稍有需染者盡洗去之顧僕僕為役中間凡一請休
沐再補滿考授封階無少更譴云稍遷蘭溪縣丞君自

以不習吏事精心求平令有移訊牒者質之必兩造俱
厭從容為輕獄以報訟紙贖錢毫髮不以入橐邑居衝
君買一舴艋奔走迎送毋間寒暑自嘉靖末郡邑爭為
甲令自減削而君所持操益甚即一薪水必損月奉為
直以償日不能具一肉或謂君胡自苦乃爾君謝曰小
吏安所敢取名固職如是耳且焉能捐六尺軀借三寸
舌欲乎蓋不佞大王父令蘭溪人尸而祝之至于今七
十載而君為丞有廉聲其邑父老能舉之者歎曰前令

公與今丞真冰玉也君以部浙運抵京中寒疾卒得年七十有一君諱斌字允全別號南嶼吾姑未有子為置貳張以有子訪補太學娶太常少卿陸先生榮女又女其兄之女以適太學生陳文默孫男一載道孫女一許聘王汝升君居恒謂人吾食王氏德者三世矣一旦填溝壑何以報塞而君之歿也吾弟世懋時在儀部郎寔捐半歲奉調棺殮經紀其喪事甚悉又明年而訪奉君之柩葬於靈巖鄉之先塋以其從兄文學臣紀狀來請

銘嗟嗟世貞安忍不銘銘曰

何以稱行視君鄉何以稱政視君邦何以稱操視君橐
裝嗚呼是為隆慶間之廉吏長者奉而全以從御史君
地下

徵仕郎福建布政司都事一齋先生王公暨配周
孺人合墓誌銘

一齋先生者王氏諱恬字民熙嘗為福建幕有官矣學
者不以其官稱而尊之曰一齋先生先生之王父公諱

輅以長子朝列公贈為南京工部主事以少子通議公
贈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直庵公諱湛以布衣居伯季
間磊落高行誼時人並稱之直庵公有四子先生其仲
為側室毛碩人出少則已廢著直庵公差其產產不能
與伯子均而先生既室周孺人則益已有旦夕累其遺
畝廢丘如甌脫先生所受易里中師度卒業則罷耕乃
挾冊從田塍間且誦且課以其閒走師所質疑難至夜
分篝燈為經論義計弗屬弗就枕是時周孺人業稱名

族能自抑下脫簪珥手盥而佐先生耕夜則泝泝統緝
紡而佐讀其於書伊吾聲時若與機杼韻也蓋先生之
於農二十年而成其初年田不過三十畝其季年乃至
二千畝諸子女十餘人咸以次授家室歲時伏臘多饒
奇之畜其於儒三十而補博士弟子四十而廩於庠為
提學御史章公丘公所賞識蓋先御史大夫公視先生
為從弟少年試諸公褒然有雋聲先生奮而與之相甲
乙居恒酒間自詫曰老驥千里豈欺我哉而會故魏文

簡公講道東南先生走負笈請得從弟子列魏公難先生長而友之先生之讀易毋論三絕編於濂洛諸儒家言俱夙所精習至得友於魏公而後反求之理性之間粹如也先生既屢試不第乃歎曰吾所不獲一官而少攄吾志者非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衡命吾知所處矣於是始業醫醫不名一師日取軒岐扁倉叔和東垣諸書讀之間則思所以決脉用方者乃豁然悟曰夫醫意也吾師意而醫何必長桑公乘哉於是始試藥諸病貧

人以藥請人給之約毋有所讎時復為粥粥之諸病貧人爭走就先生醫醫日以益驗名益起先生尤巧於用方而精決脉脉時有異變奇狀先生診之若覩也至為日以訣人生死曰是脉為某症為得之某事當以某藥起即不起當復入某症作某狀往往奇中十不爽二三而先生故嘗入粟為太學生當謁選前給事中樗庵王公與先生遇京師而論仁先生曰木氣耳王公大奇之益與深語為延譽公卿間而大理少卿馮公選部郎張

公考功郎章公數用醫幸先生欲薦用之先生逡巡謝曰僕老矣即徵幸得一官安能歲活數百千人哉吏部業為請得福建布政司都事銜以歸歸復以醫顯數年而病噎卒當先生病噎時世貞以使事歸謁先生神思爽然笑相謂曰此疾王氏送行例也吾且行矣能無一言瞞我乎世貞不敢答久之竟卒又十三年而為隆慶元年十月十六日其諸子世雍等啓先生與周孺人之殯葬於顧涇東祖塋之次而具狀來命銘周孺人故前

先生七年卒先生壽七十有二孺人六十有六諸子某某女某某孫某某孫女某某世雍之狀曰先生性敦睦居恒以和柔善諸父兄卒而遇之恂恂然長者稍與校論公是非即抗聲不少屈與談理性輒益精斐亶更僕不勸鄉黨有爭鬩為居間百方解救取息乃已先生故雅善工部郎曹而巨賈爭蘆洲者出橐中裝百金壽先生冀為曹公請先生艷然曰若固不知我奈何以私溷曹公州大夫萬公賢先生然惟先生不往見曰王君俗

吏我耳先生竟逡巡弗往也里有董生其兄弟相構怨
欲以田售先生先生為酒食好謂之曰吾及見若大父
筭路而啓此田奈何輕售之且吾外人寧勝若兄弟耶
董氏家得不敗其為長者如此周孺人尤孝謹治家能
為德里閭強力而外嚴先生有孟光氏風世貞所得先
生為儒及醫事詳於狀其於狀所聞亦爾乃敬為銘曰
業農而儒畬乃菑業儒而醫德乃滋疇其論方意為師
我饑我粥瘡我治崇丘之枯發柔荑陰功繩繩逮孫枝

登仕佐郎鴻臚序班小東顧公暨配劉孺人合葬誌銘

太卿公之編管保安也杖創甚不任瘠矣而其子鴻臚君手一璞而從曰即不敢以後大人地下太卿公創已起趣君歸乃拮据生理曰微夫居者孰與資行者蓋自是太卿公亡內顧慮而君又用餘羨入訾繇諸生升上舍至拜鴻臚序班先太卿公官矣先帝之初元褒嘉故爭臣謫徙者太卿公起徒間為銀臺叅議晉承京兆佐

廷尉一歲中超遷至九卿而君猶在鴻臚母故每入朝
君偃而太卿公循牆佩琚之聲相屬一旦太卿公以年
至謝事君亦上疏歸都門之外祖席前後若疏傳父子
者天下聞而榮之君歸而業五十餘上太卿公壽蓋吾
吳朱恭肅公八十時其子都事景固六十觴相屬也郡
大夫以擬君父子而亡何君竟用末疾困不起太卿公
乃大悲曰天乎兒遂亦先吾逝耶謂世貞習史氏言將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州之新安里而婦劉孺人前

五歲坊且寔合矣介徐子有說狀手益以事行而屬之誌銘君顧姓諱可立字聞禮世為太倉州人其先晉司空和數十傳而曰思魯公以理學聞婁塞高帝徵不就最後部使者賢之祠於郡生思恂公思恂公生竇善公竇善公長者生海隱公海隱公賢以太卿公丞京兆貴封如其官太卿公名存仁其為給事中時上書廣曠恩抑邪佞數事忤旨杖北闕下死而復蘇直聲振一時妻盛恭人竇生君君少受其父易尋改受禮凡五試而五

不勝始謁吏部選得今官君謂鴻臚嶽嶽疇能折其角
哉而顧以情自損令人弁髦之也即未辨色盛服危立
朝門者伺之必君而其侍穆宗裕邸進退雍容是都上
目送君且曰是夫蓋聞禮者左右以語君詫謂上似能
舉君字異數也君為人敦朴寡言笑居平若昏昏而中
甚辨哲其治生雖米鹽果蔬竹木瑣屑必有度太卿公
謫君則代治內公歸杜門君則代治外其造請賓客亡
間寒暑風雨出入恒戴星以故生平不當月旦譏而所

與即廛市人得君一語賢於券矣然君又能佐太卿公
施公嘗以百畝田續族食百畝田濟區役百畝田共郡
諸生而君心念太倉公故里豈其忘之將無困弗繼耶
因割私田二百畝為太倉諸生供而都御史銅梁公義
君事為勒石矣嘗有中表緩急君貸所知金援之不足
則捐常飲器以繼而責進者踵門謂君曷不以償我
公謝曰吾尚虛人德而敢為德於人第不忍其急耳君
娶於劉劉父儀曹郎璋歿諸所給喪葬及門戶庸調一

切身任之凡環顧而稱宗族交知者視顧若外藏君所
為受勺竟其身不以食德故有倦色太卿公感君事空
橐中金買田可六百益為族食續至成績倉銅梁公檄
君為其長而君竟用末疾逝矣君生以正德己卯逝以
萬曆癸酉年僅五十有五所謂劉孺人者少長京師母
曰王宜人及笄歸君嘗讀書略通大誼精女工旁及家
人產靜共儉勤太卿公與繼配謝恭人良宜之而病無
子君稍寘勝亦竟孺人無子夫君不以無子故廢孺人

禮孺人不以媵故廢君禮交相莊也孺人以四十七歿
歿之明年而君媵陳有子曰阿蛇為聘大理寺副大武
女大武則儀部郎璋子也蓋顧劉世再婚姻若朱陳云
銘曰

將下壽而猶為人子以一命止將不稱夭而不能使顧
之祀是啓而竟俱死若俱有憾於人理者然為內德而
宜於閭為外德而宜於里以無愧太卿公之家人曰亦
可以已矣

故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福建等處都指揮使司
掌司事署都指揮僉事張君墓誌銘

余所友者張將軍元凱為布衣飲竟歲甚懽一日悴其
容而造余拜且請曰幸有以銘吾父昭毅君之墓問其
卒十載所矣而猶未葬也已又其出其友王子百穀之
狀曰是所待以不朽者二先生夫余而以元凱友也則
銘之余而以百穀狀也則銘之然而昭毅君故先百穀
而識余者也按狀君諱建節字子行別號咸虛其先鳳

陽之五河人六世祖得從高皇帝起義為徐州衛千戶
有二子長祥襲而遷陝西慶陽衛指揮同知次真從文
皇帝下金陵以宿衛陟授徐州衛指揮使調浙江臨
山衛遂為其司都指揮婁遷右軍都督同知填浙如故
有子智以病廢孫英襲調蘇州衛自是兩家兄弟俱重
於秦吳間有世官而其居吳者尤著英亡子弟葵襲葵
生敘敘生瑞為君父瑞有文武才握衛符者垂三十年
而屬世承平外侮不競弗獲以功名自顯見君生七歲

而喪母顧淑人哀毀如成人蔣淑人來稱母謂君能子
矣是時張氏以俠聞江南甲第樓觀假山池前堂羅鐘
鼓立曲旃羅綺曳地出從平頭奴駿馬而君於其間獨
布素自喜又日夜習讀經史為書生業父瑀內竒之謾
曰家世材官介士不於三尺取封業而至齷齪鉛塹為
君跪謝曰將相不偏廢也且鉛塹三尺所受使父瑀語
屈而御史視學者已試君高等補郡諸生自是試輒傾
其諸生以至有既廩而其於應天凡三試輒不利最後

父瑀卒當襲君請於御史得如諸生制終喪而襲御史
善之後遂為指揮使當復應武舉試應試者謂所射策
論難毋若君何即君射亦無若吾属何也已君騎而馳
射鵠耦射又鵠乃大驚歎遂為第一人君凡三試而兩
為第一其最後以策太奇忤御史猶第二而至部試輒
數奇不第如諸生時然御史天民薦之已御史魏復薦
之後與都御史黯合薦之御史洛復薦之它御史先後
尉薦至再三俱報聞而君之為指揮也蓋視衛符如瑀

時嘉興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張生富而入貲為衛指揮欲列坐視事君怒曰即不肖從諸將軍其先皆自汗馬得之何至媚賈人骨哉顧左右移張坐勿設張大愧夜行金三百為壽公指其門曰此非入貲所也則以緹帥陸太保炳書來解君弗啓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衛故與郡鈞禮它指揮即不敢以鈞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初亦不自得徐察君衛事治而所接談議斷斷見風采至與之擁風雅觀酒德久而非君無歡也

時暴有倭警都御史蔡公檄諸將軍樓船出海錯愕不敢發君解印綬佩其副曰吾難吾綬哉促韎帕韋跣注穀而從少年蒼頭數十人前薄賊賊為之披靡矣而遷南京總漕行都指揮事以去君既持廉無所射徇而能察用其下即偏裨少不法袒而受杖惴惴受約束以故其漕績獨稱諸帥冠踰年遂為真而僉鄖陽都司事而章中丞煥者君故人熟知君才數令行部上便宜諸非軍事而疑者亦輒以屬君棗陽大俠鄭負險數壁亡命

匿稅田百千頃官數捕不得君單騎入其巢縛之出衆
睥睨莫敢動遂置鄭法而沒其田中丞上君績遷長福
建都司亡幾而倭薄省城大震諸守帥皇恐不暇食飲
君與其舍人雅歌投壺自如撫臣者失其名伺而難之
而君所治虎落躡石勁弩長戟守具精甚而所將士又
選賊望見君幟即不敢壁而移壁他所旣賊退撫臣乃
更愧恨君以三千金檄君治兵甲人或謂君名為兵甲
耳君誠能捐其半為撫公壽必德君而其半尚可橐也

公謝不可日夜趣治兵甲咸犀利先期報撫臣乃大失望而以君按兵匿籍得六千人更用為擾而劾之君坐罷君乃大喜曰今而後庶幾還吾書生哉即日歸解橐中裝直可二百金悉以推其孽弟建寅而躬理泉石花木之業與故吏部郎穀祥彭徵君年章憲使美中輩課詩酒以自娛識者謂大司馬尺一旦夕下君而君以羸疾逝矣君逝以嘉靖丙寅距其生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四娶於陸故太宰公完孫女子一即元凱娶於王即

吏部郎女也孫男三某某所著有毛詩問難四卷北游錄二卷軍政條約四卷戰守說各一卷問漕集二卷續漕志二卷楚游稿一卷守閩說一卷樂志園集四卷藏於家讀者蓋猶悲其志云王子曰廉遠地則堂高以張君所不接賈人子並列也而又與郡守丞抗行雖鷗而弁已侃然若惠文士可不知自重哉自君之為衛斥私糧三百以賦士又不欲賦衛尺縷以自益而橐枵然其愛士溺詩酒甚而無損官卒自致閩帥也乃元凱亦

能文婁冠武薦握衛符遷漕總其治大略倣君而中廢
視君益貧者何也元凱之愛士溺詩酒而損官以為不
如君則可以為非君之子則不可乃為銘曰

是為吳儒將張君之阡汝栢之卷然汝室之輝然有書
數編而突無烟是為汝之象賢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六首

贈中憲大夫太僕少卿桐岡陳公暨配太恭人林氏合葬誌銘

陳公之為諸生也則已有聲矣而數試不利發憤至冬

夜斟水沃足以醒情林太恭人泝澣統而佐讀力慰止之曰君誠急一第奈何以君身殉乎且身在何憂第贈公弗聽竟積勞嘔血死時甫二十八而亡子太恭人少於公四歲從死者數矣已而曰誰為我食王舅姑也亡何王舅亦卒而又亡他子姑楊業已老謀當為王舅子者於是封公以從子來而稱姑楊之子其配亦號林恭人與太恭人併力以食姑楊蓋均婦道矣姑楊安之曰吾嚮者虞亡子而今得二孝婦庸詎亡子乎久之封公

舉一子曰桂芳已又舉其次曰聯芳而太恭人喜可知也曰贈公庶幾有子哉於是封公推聯芳以後贈公而二母均誨之林恭人忘聯芳之後贈公也太恭人之忘桂芳非贈公出也蓋均母道矣姑楊九十而始塲當疾革時二恭人晝夜侍湯藥浣廁姑楊不勝憫指謂曰天乎安能使二孝婦俱受一命以勸天下乎而亡何聯芳舉於鄉居三歲成進士太恭人進林恭人而返之曰而出也吾敢以干乃享林恭人固遜謝曰夫孰非子業

已後贈公矣於是聯芳司理金華太恭人則就金華養所以諄誨司理如雋母於是司理有治辦聲擢為御史當出刺諸鎮以便道省侍太恭人誨之未嘗不如司理時也於是御史復有聲得封太恭人為太孺人久之御史進太僕少卿遇天子登極推恩贈公如少卿官太恭人亦進今封所贈少卿制曰稟資穎異植學精勤駿業所基遺澤斯在其封太恭人而曰婦人之德專貞為上故有守從一之經抗靡它之誓斯其節已足勸矣況於

為夫置後訓子成名兼是數難卒酬所志而國家可無
旌命以顯被之太恭人已拜命歎曰莞然未亡人何至
足辱王言天子九重沉沉乃能悉一嫠至此耶而曾少
卿以貶恩請封封公如贈公林恭人如太恭人章服禮
秩如一太恭人乃復歎曰吾今而後而始安稱母矣吾
耳時時若寓王姑塲時語者吾可以見吾姑矣已又曰
吾可以見吾夫子矣其明年太恭人八十有五少卿旦
暮懷思欲歸侍而厄於例不得請太恭人感末疾俄脩

然逝時甲戌之六月八日也少卿慟欲絕稍蘇乃次太
恭人事而授簡不佞曰荷主上恩無負吾母不肖乃負
吾母母功而不肖不及躬訣視含殮又嚮者少不及以
旌請也幸主上自知之耳嗟夫太恭人十六而歸贈公
歸八載而寡寡十八載而始有子有子三十餘載而封
稱太孺人為太孺人四載而又封稱太恭人視第四品
可以言報矣夫八載而離贈公離六十四載而後合不
亦遼曼再世哉顧所握手而訣六十四載心如一日也

方太恭人盛時有欲奪其志者即姑楊弗能抗也而太恭人以死夫之當其時而死即死矣天固有少卿以不死太恭人也贈公少負材行篤學弗究其望後已絕而竟不絕乃太恭人匪惟代事姑楊誨少卿也以一髮把持門戶斬斬不旁落閩人士灼然能稱道之不佞誠陋安可以陋辭按狀贈公諱鳳岐字某別號桐岡居士太恭人諱瓊字女佩能讀孝經內則諸書精女紅婉嫕有淑姿封公名某今尚在少卿即聯芳也娶於某有子某某

孫某墓在厥山之芝嶼其將葬也天子復憐而予之祭
一銘曰

疇為艾之俾弗續疇為墜之熾以穀其錫蟬爰寵光百
年匪人也天矢節銜辛以翼子孫匪天也人

明封承德郎禮部祠祭署郎中東婁徐公暨配陳
安人合葬誌銘

徐祠部公卒之七月而其孤荊州守學謨以狀與書來
泣請曰於乎吾宗自栢翳而後支於彭城播於江曰練

祁為崑山再隸為嘉定蓋世母顯者至祠部公始稍稍
慕經術用啓余小子獲從事秩宗南渡之系寔有聞於
時矣嗟乎布衣之業誠艱難哉余小子何敢忘余小子
何敢忘又曰吾母陳安人之歿也蓋先祠部公十又三
年矣厝而弗克葬也弗敢先也今將啓而合之以吾子
之辱交於不肖也其寵光先祠部公而為之志若銘焉
死且不朽其以祠部公之餘而及先安人焉亦死且不
朽王世貞曰善乎荊州君之為其親言也獻足徵也夫

祠部公者則吾文人行也吾何能辭祠部公徐氏諱甫
字德清別號東婁居士其先世曰亮者饒於財嘗治酒
肆邑西里號徐公坊自徐公坊廢其後世益貧婁三傳
而至處士公經配諸氏寔生公處士公有六男子貧不
能贍乃出公為唐氏贅壻未婚而唐女卒唐氏故才公
謀內他女女公且啖以橐中裝公笑曰男兒生不自力
已矣寧依人求活耶竟謝去久之乃始娶陳安人者里
中著姓年十九歸祠部公是時處士公已歿獨母諸夫

人在安人所以事之甚備有孝稱祠部公業尚少則已
多長者游而又特善權奇術居無何稍有田廬埒中人
產然性好客即酒一卮豚一盂必與人共之客至輒豪
飲竟日夜度不醉不止公竟繇好客故不復校治生至
中歲家益落乃慨然曰吾尚有子可教是安能困我於
是延塾師課責荊州兄弟業且就屬歲侵陳安人脫簪
珥以治食不給泔泔統佐之又不給至日咀藜為食師
憐其意終不忍求去里舍兒謂之曰唉是書能遽五鼎

汝乎公弗顧已荊州君舉進士高第為兵曹郎蓋祠部
公日貴重有家矣當公微時間行至徐公坊故址輒泣
然曰先澤猶未泯也我必復之至是即其址治第焉而
陳安人乃益佐公拮据家事不少休人或風之休安人
顧嘆曰富貴寧生有哉奈何令吾遽厭微時事耶亡何
安人竟捐館荊州君歸服除改吏曹郎入典內制稍遷
祠部郎中祠部公獲封如其官公雖貴以陳安人捐館
故意不自憚頗飭治聲伎蒔花竹疏泉壘石日益召故

所飲客飲曰毋詫我貴人我故徐某也公性坦洞不為
城府而特好施予時從郡縣長令游請多居間解救絕
不欲乘人危而所解救亦不甚責報以故人人慕說之
即郡縣長令從公游者亦懽然不自疑避時荊州君郎
祠部久次有聲顧出守荊州意公不能亡望公第戒荊
州君好為之而荊州君坐為民持市租地忤藩府起大
獄相窘聞者謂叵測公歌呼飲自如曰兒即死封疆耳
且是兒尚徐氏有耶獄竟白荊州君念公春秋高得移

郡歸相見懽甚公顧左右汝曹率豪服不見二千石歸
布素乎於是事有所屏損曰勿令兒知也公故病癯久
治弗驗一日有道人門焉跣語公曰若何苦曰苦癯道
人探囊中丹如粟餌公令少卧即愈如言而癯愈行求
道人謝亡所見又嘗汎小舟吳淞江夜遇颶風飄入海
公自度必不免已聞空中教者若婦人質明舟送還江
口矣公雖老健少疾而又負此二奇謂必不死時時促
荊州君往就郡次且不忍行俄遘小疾遂卒公生以弘

治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嘉靖甲子八月初三日
享年七十有五安人生於弘治丁巳五月二十九日卒
以壬子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有男子二人
長學禮太醫院醫士慷慨重然諾有父風娶李氏次即
荊州君學謨娶歐氏繼王氏繼金氏孫男二其一明佐
後學禮者其一兆曦學謨出孫女五人葬項涇原之陽
荊州君又曰二老人厯一生以締造徐氏偉矣功施來
裔可比於有國者不遷之主孤何以報稱哉世貞謂之

徐志銘曰

窮弗戚疇肇基迹曰祠部公之力貴弗盈疇相厥成曰
陳安人之明於乎二老人寔開徐先百世不遷曰是唯
荊州君之言

封吏部員外郎鹿野張公暨配戴安人合葬墓誌
銘

張公諱華字汝清其先蘇之嘉定人有得貴者商於蔡
遂徙為新蔡人生義官公罕罕第四子巡檢淮娶於安

無子子他姓者伸繼娶於崔生太學僣則公之父也公
生二歲而太學公塲時崔夫人尚無恙母梅年二十一
矣哭撫棺曰吾必從吾夫子而地下游已又哭曰吾不
獲死也是且代吾夫子而子代吾夫子而父張公甫能
言即母梅所授書成誦矣十歲受從兄芷詩屬文以敏
妙聞已又受易鄉先生林時林君故為國子司業雅自
負也謂公故經詩也發易難幾數十而公數十答辨不
窮林君驚曰生詩而易耶休矣無所用吾矣盖公驟為

易多所自得，不顯其師門。語竟，用易補邑諸生。婁試高第。汝寧守賈名儒，試公而賢之，所以饋勞非常。且欲以事交公。汝南有冤獄，久不決。其家行千金求公。居間，公大驚曰：「諸生能居間，郡太守耶？」趣去毋污我。然公宛轉為守直，其冤不使知也。當太學公生時，多讓腴田。諸從季而身取其瘠者，又嘗焚貸券，子錢出不復則毋益損。比公孤兒時，立壁矣。恒依其它姓。諸父伸居驩如父子。無間。公當郡試而伸以病亟聞。公遽歸曰：「負守期重，乃

至責耳歸及訣而卒久之大母崔卒又明年伸之嬪且
卒其又再明年而母梅卒公咸自力喪事一切辦具不
以旬拾累人至哭母梅而痛可知也晨夕號於墓曰天
乎不以孤餘年及事母母實兩大造我何以報也公以
再持服故久諸生間顧其文日益高名日益起翁公大
立始視學政而公有子九一齒舞象矣試之冠諸生其
次即公問知為九一父而歎曰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耶
然公長者幸為吾兒授經得以九一從巡撫都御史端

公廷敬聞而遣其子師焉公坐上坐呼二子前吾不能以若翁故抗而法於九一也九一尋成進士試黃梅令治行聞入為勛部主事累遷選部署員外郎課最當封於是公年四十七稍倦經生業矣作而曰男子何必身行志哉藉令未五十為吏部郎亦非晚也乃就封如九一官而配戴為安人戴安人者江陰公某女也母曰張媼張媼能讀內則女誡諸書以授安人輒習又精女紅婉孌寡言笑張媼內竒之謂江陰公是女必貴母子庸

人江陰公為偃蹇數堦最後得公曰毋謂諸生孤孤非
能困生者安人之歸公屬公大母崔與母梅在手調滌
醴醢敬進之以其次佐公讀又時時佐公賓客還往
人各得其意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張公之治四
喪戚不廢易實安人成之也公既久諸生間鬱鬱不自
得安人徐解之曰孫卿有言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
則輕王公且夫貧賤何損丈夫哉公為改容謝曰有是
哉吾幾失吾德曜也而九一之令黃梅也公與安人偕

就養當退食公觴屬其家人曰陶士行餉母官鮓卻弗受樂羊子之妻使其夫愧遺金鄭均之弟自食其力乃可以稱人母若妻及弟耳安人則七食而屬黃梅令曰令所平反獄若而人所教養若而人令具以報而後進七食也是時稱循吏者首黃梅令云黃梅饒佳山水令以公好之請游則不許曰比懶不欲游公素好飲至則飲少酒曰吾比惡飲脩然一室圖史矣公始負氣伉伉不可下既貴務折節為恭謹儂行燕中視吏部郎一僮

從蹇後蹶蹶行不知其郎父也郎任職毋害顧獨好為
詩歌從同舍郎宗臣游亡何宗生斥補外藩而不佞世
貞坐家難削跡雜傭保橐餗都官獄郎又從不佞游時
時慰勞泣相對也人謂公奈何棄郎傲吏間不已而又
棄之與繫偶不虞株累耶公笑曰固也吾乃使之非而
所及也仲子九二受易有聲邑諸生亦棄去為詩歌公
時時稱吾家第五何必減驃騎哉郎坐司封時執不為
魏公封妾忤時相還散卿又謫丞廣平已稍遷湖廣按

察僉事進右叅議復有前郡當調公無幾微見顏色第
趣酒勞叅議曰甚念兒宦游遠今歸矣公時時合鄉長
老高會雍容是都又為睦族會使其子弟以次上壽歌
行韋伐木詩終之以戒勉歲課秫百畝益酤釀百甌呼
所厚者盡之乃已安人莊事公而相驩至白首欣欣無
忤色第伏膺祠烝則未嘗不悽然相對泣歎身之不及
事太學公也與母梅之不及貴也念獨張媯在得少珍
味即以遺之旦夕女奴候安否旬日必迎致厚奉養然

卒歲不一歸寧或風之則曰竹竿載馳詩不云乎哉夫
婦人不輕離其家禮也公五十八而病肺病五月而覩
遺令教其三子曰余孤在周歲天悔禍於張氏俾承斬
焉欲絕之肩以天之靈獲遂牖下漢昭烈謂六十不為
夭吾行開六袞矣見若抱子勝管輅若母儷余以老傍
絕姬媵使余脫然而亡戀勝魏武鬼之為言歸也天實
欲逸我以歸而何悲也夫錮石槨者猶有郊羸葬者矯
而廢禮昔范史雲令氣絕便斂斂以時服龔君賓衣周

於身棺周於衣梁伯夏殯已開塚塚開即葬吳季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吾甚慕之若輩毋復有所加也至朔而曰吾夜夢二十一神降吾室豈其期乎二十一日果卒戴安人哭公慟成疾即覆藥亦五月而殯呼三子屬之曰吾豈不念若曹以得從若父游地下足矣遂不食後五日亦卒安人長於公三歲子九一九二其季為九三邑諸生也九一娶於王封安人有子三體震體蒙體成九二娶於章繼娶王九三娶於曹女三人其嫁者杜

化蛟章守嘉王見善孫女八人公為人長身白皙踈鬚
眉個儻自喜其急人甚於已嘗與太僕王齊以文通太
僕卒而子貧走父客亡應者公愀然曰朱益州著絕交
孝標廣之吾始而不然今乃信矣捐稅租稍稍廩其家
且為邑脫踐更以詩所繇從兄並授也曰微伯氏之教
不及此計為其孤九錫入貲楚為國官九錫亦自力能
文楚王稱之又嘗倡其邑人橋蔡水所費亡慮數百緡
蔡自是不病涉矣公於書鮮所不窺其為詩易晚而篤

好之非以訓故合也屬文歌詩甚習自九一之業成絕
不復構思曰兒子輩饒為之母苦溷迺公為九一既合
葬公及安人城西張橋之陽而自為狀扶服數千里謁
不佞誌銘不佞始泣然泣也乃讀其遺令則爽然目失
矣達不為放潔不為絕其猶在莊周陶生上乎張氏世
世工女節安人有加焉以身殉公不昵所產正位外內
庶幾哉張史矣是宜銘銘曰

是孤而彊以亢其張人文所由昌是婦而賢以相厥天

闔範所由傳疇坦而歸疇順而依其偕即安於斯穀不
百歲而穴千祀其永大庇來嗣

封兵部員外郎龍溪劉公墓誌銘

劉翁生二十九年而舉中丞君又二十八年而中丞舉
進士又七年而封又二十年而卒且卒而沐浴具衣冠
命中丞前曰日以而之幸于鱗也以徼惠於王父之銘
即吾死誰當銘者中丞飲泣謝不對固問之啞然曰將
元美乎翁笑曰吾志也促置酒五行稍區畫後事曰去

吾之明日逝矣果以明日逝元美者不佞世貞也又三年而中丞以書與幣具其事介鄉進士吳君楚材之狀來請曰治命也不佞不敢辭按狀公諱縉字一紳龍溪其別號也世為崇陽之南谷人其先避權荼徙宜春數世歸以南谷蕪不可業乃居烏土山之陽坪四傳而為宜春簿吉有能吏稱吉三子其仲曰鐸鐸五子其少處士公紹基儒而俠即于鱗所為銘其墓者也處士念其姓志志無顯時而會翁長乃始受麻城高生春秋久之

無所得還白父曰兒非薄書生不為顧於中不了了請
得更業而奉大人朝夕去而業農不足則又業小賈旁
及相馬飯牛牧豕種樹陂魚之術無不心通者什一而
息之稍稍具伏臘矣而娶甘安人母子其貳汪安人生
子即中丞少而警異翁乃更前白處士曰是兒也授之
書了了庶可以竟大人志乎而里中豪有鬪閭左人產
者翁不平數目攝之間以槌之人豪恚構翁邑令令與
豪有連乃捕翁寘獄榜苦之三月而翁不伏釋之時以

屬疫傳甘安人病死翁大慟曰吾不能直弱者而以身為豪餌固當奈何乃使豪甘心媼異日何以見地下於是益責課中丞業日至補邑諸生人或以賀翁曰未也我安能長為諸生父厯厯脫踐更而中丞舉鄉貢人皆賀翁曰未也俄而中丞下第歸翁謂舉子居自以易貴優其身而從鄉里少年博飲恣狎邪游耶即不得稱吾子所以操之一切如諸生中丞遂成進士授潮陽令還里汪安人泣而語之曰若猶記崇陽令之枉若父乎幸

一切毋枉人翁呵之曰令安得枉人令自昵豪耳聞潮陽倍且什之汝無昵豪而一日忘閭里兼照之心即時念母所以死狀何繇枉也中丞謝受教遂為名令而其遷刑部郎改兵部俱以扞寇見功名出僉事貴州遂為其叅議復皆有兵事所撫苗萬五千上首功二百餘最後為淮揚兵備副使大破倭寇超為按察使至今官時翁家居而所傳警急安危百端人或以誅翁翁笑曰兒故有汗馬志安能不任之即死死職也而忌者藥中

承當調歸翁喜迎謂之曰吾嚮者不敢以而為子數今
真吾子矣人或謂中丞非久且復用翁不答邑大夫以
中丞故嚴重翁數延為鄉飲大賓翁遂巡謝弗肯應也
出恒騎一款段曰吾幸不乏筋骨而奈何駕人車自其
微時嘗鬻病豕人償之如恒豕翁曰豕實病歸其半直
家人有拾遺釵者公聞其為隣婦遺也袖還之至中年
而積千金者再輒散而行其德屬大饑穀石一金翁為
減半而糶弗及者人予穀一斗毋責息也環翁而里者

靡不衣食翁三族無併日炊者矣而翁又樂施予務可
喜事環翁而橋道邸舍宮寺靡非翁題名矣吳子之言
云劉翁大誼章章得諸天性其不得于豪之謂何晚乃
不以為怨匪不報之且畀之德移其子於治平抑何質
行長者也當劉翁貴勝時豈不能立致陶侃乎乃所取
于人若污與人若棄即與人若棄而自致絛纈積勤彼
見以為生難也而三族不自知難以取翁若寄者何也
今之君子豈不亦讀書有當世之慮獨於質行長者媿

心哉是以有功於中丞所繇來遠矣君子謂之知言翁
得壽八十有四子一即中丞名景韶以戰功顯而能文
章成一家言娶於張封安人有三男子日孚以功授武
昌衛指揮僉事娶戴封恭人日益日躋俱天孫女五適
千戶陳邦本太學生汪潮海邑諸生龔衍材曾孫男三
女五葬某所銘曰

天寔答爾以令子而貴爾且使爾黃耆以食其祉為子
貴爾耶為爾貴爾子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脩

此三者故全爾之貴爾子也誰曰不然

明故封承德郎南京禮部主事王公暨元配顧安

人合葬墓誌銘

吾王氏之雋兄弟特起科甲聲東南者曰光州君三錫
都運君三接其王父曰封禮部公三接為都運時禮部
公業七十矣來需言於世貞世貞不能為人壽言乃獨
為公言大畧以公廉取而謹予簡嗜慾晉精氣善居於
人而無忌於天為能合於老氏計然之微筮而後六年

公竟以壽終又六年公配顧安人亦卒都運君乃采公之事行為狀而偕光州君來曰維大人吾先子所素辱習者也敢以不朽請按狀公諱時暘字暄之別號樂葵其先為宋司諫公浙之分水人又數世而為古川先生仕崑山州學正因家焉為吳始又七世而為公父諱某娶於時有二子公其仲也少穎敏讀書日記數百言從故侍郎周公京兆尹柴公游咸器重之以易補博士弟子往往為諸博士弟子冠而會公父兄俱先後卒獨公

與兄之遺孤任用在家故薄又其先領區稅代賠且盡
至遺田若廢丘者僅百畝乃喟然歎曰大丈夫豈立槁
哉吾不能結俠行賈鑄山煮海細之又不能販脂賣漿
博戲胃脯竊奸民餘夫知鬪則脩脩時用則知物此吾
所庶幾耳時已娶顧安人安人素明達乃相率折節而
為勤儉其課耕紡率勞食與臧獲之最下程勞取其上
者食取其下者以為常而有天幸屢歲得以益斥旁產
稍稍饒矣例貲入太學祭酒先生試而奇之戒公毋用

貲生禮見諸貲生多三吳富人子脂轄怒馬鮮服媮食相高而獨公晨起啜一粥敝屣蹙蹙造館也其豪偶竊笑詆之公自若居數年而公所撫從子任用應鄉薦三年光州君成進士又六年都運君復成進士至為南京禮部主事封公如其官人或謂公今獨不能鵬鵠其衣連車騎交守相快素所不快哉今公猶舍家翁得無為諸貴人父笑乎公不答諸貴人父間要公謁官長時有所干請公獨無所干請曰吾不欲借兒子革面也當其

脫冠服時無所從知為公食稍日益一旦出益一蒼頭
以此異貧時事耳公恒言是脂轄駕馬鮮服而愉食者
少年安在然當公之食貧計獨與顧安人身之其奉母
時太夫人備甘飴即時時取給顧安人簪珥不恤也念
太夫人老不欲離左右至逾吏部選期不起天子封公
之辭曰孝友著家庭忠信孚鄉黨盖實錄也公豐輔廣
穎麥唇美鬚髯望之知其為鉅公長者豁達無城府第
口不欲掩人善惡以故多疑畏公者然稍益習之益安

之矣公卒於嘉靖己未享年七十有六顧安人少讀書
知大義恂恂孝敬能佐公起家卒於嘉靖乙丑享年七
十有九有丈夫子五人長即三錫守光州用持法忤上
官歸娶吳氏繼某氏次即三接累官河東都轉運使敍
歷中外有名臣風娶歸氏次三顧太學生娶金氏繼梁
氏又次三聘上林苑監署丞娶朱氏又次三重邑庠生
娶高氏女四人長適禮部儒士張必震次適邑庠生沈
象賢又次適趙擁又次適邑庠生歸有翼孫男十五人

重鼎娶丘氏輔鼎娶毛氏俱太學生貴德娶張氏榮鼎
娶顧氏俱庠生為三錫出南極人極俱聘沈氏為三接
出道成邑庠生娶朱氏道敷娶金氏道平邑庠生娶何
氏道中太學生娶闕氏道熙娶秦氏道純幼未聘為三
顧出道明郡庠生娶陸氏道普聘李氏為三聘出調鼎
太學生娶錢氏繼張氏為三重出孫女八人適郡庠生
葉恭炆太學生徐肩錫邑庠生顧允諧州庠生張世懋
字潘執中俞汝讚餘尚幼曾孫男七人泰亨復亨臨亨

恒亨納諫納講曾孫女五人凡為中外男女四十三人
嗚呼公不巧為產而產日以裕不饒蓄媵妾而多嗣人
不業養生家言而壽考以終若此豈可與豪鷲輕俠者
道耶其窆地在崑山西小虞之新阡葬以隆慶丁卯十
一月之初九日而余為之銘曰

謹予以達名廉取以遠利曰毋為造物者所忌疇報爾
儉勤曰本富而晚貴亦錫爾賢裔亦錫爾終儷西小虞
之阡曰歸於是安於是

明故封文林郎廣州府推官芸莊駱公墓誌銘

公諱璋字伯喻號芸莊鄉人人稱芸莊公晚受行簡先生封為廣州倖於是人或就稱廣州公云駱氏世於會稽著也其先譜書金郡右姓頗號推金字譜駱而族之碩指繁又多樸茂長者習農事而其頴為儒衣冠自榮壽公以儒授其子愛松公而內文不得為世用愛松公子曰靜庵公始儒顯也起家萬令賢有聲後令萬數十百人終莫能上靜庵公云而官竟不大遷輒棄去還為

鄉先生挾齒德長於鄉靜庵公卒娶袁氏有丈夫子三其季為芸莊公公生而袁夫人坐蓐風故捐舍少伶俜寄乳殆數四矣卒不死而其在襁負中已屹屹有巨人志九歲而靜庵公之萬萬絕遠不復能攜公中表來唁勸曰兒留不虎狼食耶靜庵公笑曰是兒非可虎狼食者去弗顧公則已把家政日出而就塾師讀諸子書晁而課耕織至炊浣米泉醢醬瓦木所擘畫必當用而其役任臧獲大小咸中能日料食不浮口使有繼而已而

不為市競什一甫冠其家與學俱稍稍成而竟以家故
罷應有司辟靜庵公於令潔廉亡羨貲獨身與圖籍歸
公安之也公益勤補其乏而時致甘旨奉靜庵公靜庵
公不復問家事安公也公貌朴甚恂恂寡言笑而中洞
徹於表食惡肉乃獨喜食酒及魚魚取鮭小者而酒不
甚能醉故貧亦天性然閭里羣惡少年間來誘使過狹
邪不應恚要而脅之疥癩卒不應而氓何苗者鬻其郭
外田問畝率直六金公行視塋曰土膏六金已耶畝更

率一為七金而苗以非覲得大愧服公不欺公既傷靜庵公官少達而已幼孤抑其志農則撫先生泣曰我駱氏之先金書煌煌卜幽宮於大風繇曰載昌不肖未有應也爾最哉先生聽亦泣乃更益讀書博而務湛淫之思已補博士弟子校有司則亡不首冠而諸博士弟子多去成進士先生最後乃薦應天釋褐廣州推官臺使者前後代上最高第以滿封公如其秩適先生便道過從稱觴壽公得冠而緋見郡守相日置酒高燕其鄉人

榮之然先生服公教不以巧藏宦竟坐飛構報免日跼
踏跪謝過公莞然曰置之夫靜庵公志者非也耶且廣
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也爾不一見橐焉而人蒙之是
何異跽盜誣伯夷耶吾小而安靜庵公之廉吏遺也老
而安若之廉吏養也促具酒及魚為引滿至醉而先生
亦陶然遂忘其不為官久之公竟以老疾終正寢享年
八十二配薛氏封孺人長即先生名居敬行簡其字次
居禮女一適陳瑤孫男三大田大山大年女一適吳兌

曾孫男三延祝延徽延康女三葬於冠山之原公所自擇也先生銜哀著事狀而寓書門人某使為銘曰

於惟賂公內言炳晰孝弟明經服田力耆豈伊不敦讒阻交辟遺安則榮養志斯懌莪莪冠山幽莫冥宅松柏蒼然為厥手植佑爾孫嗣俾大蕃息俾大戩穀綿綿翼翼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